

艺苑纵横

西泠印社与湖湘的百年情缘

李砺

湘水之畔，墨香暗涌。金秋时节，“湘浙潮涌——西泠印社藏品展”在湖南美术馆徐徐启幕，展柜中沉睡的印章、墙上的书画悄然苏醒，娓娓道来一场跨越两个甲子的金石奇缘。这不仅是刀笔相见的艺术对话，更是一幅以金石为纽带的文人交往长卷，在钱塘潮与湘江水的合鸣中徐徐展开。

当你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流连时，你或许会看到西泠印社里的一处石刻——黼堂题书的“留云”。黼堂即李辅耀。他是湖南湘阴人，长沙芋园主人，前清翰林，曾任浙江道台、江西布政使，曾在杭州孤山置地营建别墅，取名“西泠寓斋”。他好书法篆刻，收藏有不少吉金钟鼎铭文，秦砖汉瓦拓片及秦玺汉印、名家印谱等，著有《海宁石塘图说》《读礼丛钞》《返魂词》等。

李辅耀对金石书画的热爱，传递给了外孙唐醉石，即后来的西泠印社元老之一。唐醉石（1886—1969年），其名唐源邨，字李侯，都是其外祖父依邨侯李泌之典而取。唐醉石出生于长沙大户人家，6岁失怙后在家族中备受冷落，13岁即离开长沙依附在杭州当官的外祖父李辅耀家。在外祖父的指导下，唐醉石学习金石书画，朝夕浸淫其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研习之余，他更喜欢结交当地一些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如叶铭、丁辅之、吴隐、王福庵、胡绳、吴待秋等，观摩切磋，见多识广，治印和品鉴境界不落凡俗，年纪轻轻便受到朋辈的钦许。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时，唐醉石热心印社社务，并积极劝说外祖父将其别墅“西泠寓斋”及“小盘谷”慷慨捐献给印社，为初创期的西泠印社提供了重要活动空间。唐醉石则以其早慧的艺术才华成为创社九君子中最年轻的成员，其外公李辅耀、舅父李庸亦因捐赠成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这为西泠印社注入了最初的湖湘基因，让楚韵潇湘永远流淌在西泠的血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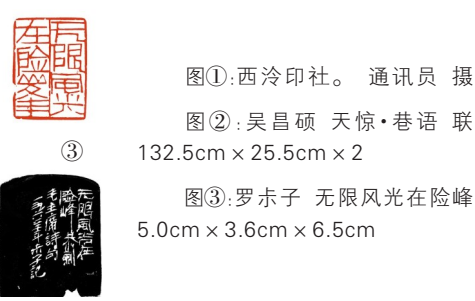
后李氏一家搬回长沙芋园居住，但湘浙文人的交往并未中断，反而在笔墨金石间愈发深厚。西泠印社创社四英之一的王福庵多次到长沙看望李辅耀。唐醉石曾为王福庵镌刻“王寿祺”印，边跋记录着甲寅年湘浙文人“纵谈金石，晨夕无间”的盛景。1915年秋，王福庵再到



长沙，用各体篆书为李家“芋园”二十二景题签，制成“芋园笺”，成为湘浙文人风雅的见证。此后百年间，湖湘才俊如星火相继，在西泠的天空留下璀璨轨迹。新化罗子求求学国立艺专，在西子湖畔得潘天寿教授，受丁辅之赏识入社。徐植书刻相影，刀法多笔墨味，兼工丹青花鸟，被王福庵相中，录为门下弟子，与韩登安、吴朴堂、顿立夫、江成之为同门师兄弟，二十多岁即入西泠，活跃于海上印坛。李伏雨从望城走向国立艺专，与沙孟海、启功、赵朴初、郭仲选、宋文治、方介堪、丁茂鲁、周节之、朱关田、叶一苇、余任天等西泠名家交厚，也培养了朱妙根、张耕源、吴静初、莫小不、官明等后辈西泠印人；晚年他为西泠复社奔走、筹建印学博物馆、组建西泠印社出版社，其子李早也入西泠印社工作，现为理事，父子两代皆成印坛佳话。李立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却受西泠印社的启蒙，爱上篆刻，后在齐白石指点下，淬炼出齐派篆刻的湘味新声，1984年加入西泠印社，是湖南本土当时唯一的西泠印社社员。另有湖南常德籍西泠印社社员袁道厚、衡阳籍社员萧高洪等，他们如同湘江上漂泊的舟楫，最终都在西泠桥畔找到了精神归宿。

还有多位西泠名宿与湖南有着不解的渊源。黄宾虹曾是黎泽泰在长沙创建的东池印社（1924年创办）社员，曾为黎泽泰作《东池印社图》。当年黎氏效仿西泠成立东池印社，即有树湘帆篆刻之意，1974年春夏之交，黎泽泰先生应沙孟海先生之邀，赴杭州西泠印社以诗书印会友，在杭州停留七日，受西泠及诸名家的接待和赞赏，其带去的《东池印社》社刊三期及其所藏并题跋的何绍基《韵素斋印谱》留在了西泠印社。陈半丁与齐白石交厚，也是齐子如老师。马衡曾于1937年随故宫文物南迁长沙、在长沙居留数月。陈巨来曾随宁乡程子大学诗词。朱屺瞻与齐白石交厚，白石为之治印六十余方及书画多件。朱屺瞻也被白石老人称为“白石第五知己”。王个移在上海时与曾熙、谭泽闿交厚。蒋维崧在重庆时与谢海奴交厚，并同为巴山印社社员。来楚生第二任夫人均为湖南人。吴颐人先生抗战时期出生于衡阳。以饶宗颐先生命名的“饶宗颐国学奖学金”落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这些看似偶然的交集，实则是湖湘文化与西泠文人之间的余韵。

新世纪以来，湖南篆刻发展迅速，先后有李莹波、罗光磊、敖普安、张建明、吴汶涌（湘乡



人，居深圳）、张伟然（郴州人，居上海）、吴贤军、陈松长、陈华、李砺陆续加入西泠印社。2012年岳麓印社成立，与西泠印社结下了深厚情缘。岳麓印社聘请了西泠名家韩天衡、陈振濂、李刚田为荣誉社长，刘一闻等为顾问，并与西泠印社共同举办了全国篆刻名家邀请展等多次活动，还邀请到了孙尉祖、朱培尔等名家来印社开展讲座，钱塘墨韵与岳麓书香频频共鸣。

此次西泠印社藏品展，实际上是湖南籍西泠印社社员及其朋友圈名家的作品集结。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和湖南或湖南印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吴昌硕的对联作品“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其上款：“秉三仁兄属书，集元遗山句应之，时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这是吴昌硕1922年秋写给湘人熊希龄的。而张宗祥的书法作品，内容是湘人毛泽东主席的词作。傅抱石的画作《不到长城非好汉图》是诠释毛主席的词意。罗赤子的篆刻“无限风光在险峰”也出自毛主席的诗句，其刚健的印风和印面线条如屋漏痕般浑厚苍茫，也是湖湘人“霸得蛮”性格的艺术投射。还有敖普安的篆刻“潇湘夜雨”、陈松长的书法“潇湘八景诗”，无不与湖湘关联。

展厅里的每方印章，都是跨越时空的“金石信笺”；每幅书画，皆是湘浙文脉交融的生动镜像。它们既见证着一代代艺术家的精神求索，更记载下湖湘文化与浙派文脉在金石篆刻中的深度对话与完美交融。湘江奔涌汇入东海，湖湘大地上孕育的金石星火，也必将在新时代的印坛中绽放出独属于湘派篆刻的艺术光芒。

幽默中的严肃

付怡冰

由湖南省话剧院、湖南琴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南南国新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蠢货·求婚》，作为长沙“世界经典戏剧剧场”的开篇之作，是湖南话剧人立足本土、亲近经典的开创性尝试。

契诃夫无疑是一位令戏剧人心向往之又望而却步的杰出剧作家。他对于现代戏剧的革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其经典多幕剧以“淡化外部冲突”著称，相较于冲突外化的佳构剧，这样的戏剧对于排演来说并非易事。不过，独幕剧《蠢货·求婚》既保留了其早期幽默小说的影子，也能捕捉到他后期所创作的多幕剧的雏形，省话对于独幕剧的选择有益于建立起经典和观众的沟通桥梁。

《蠢货》和《求婚》是契诃夫创作于1888年的两个独幕剧，充斥着幽默与滑稽。《蠢货》讲述了年轻寡妇波波娃仍沉浸在丈夫去世的伤感中，地主斯米尔诺夫前来索要波波娃丈夫的欠款。波波娃需等管家回来才能付款，斯米尔

诺夫坚持当日拿到并赖着不走，二人由此对峙。波波娃视其如“熊”般粗鲁，斯米尔诺夫亦满是厌女偏见。可是《蠢货》的戏剧性就在于，两人正准备“决斗”的关口，电光石火间，斯米尔诺夫骤然爱上了波波娃，两人以接吻告终。《求婚》则讲述了地主莫洛夫上门向邻居楚布科夫的女儿娜塔莉亚求婚，结果两人却为一块草地的归属权问题争执起来，吵得“鸡同鸭讲”，莫洛夫甚至犯了心脏病。经楚布科夫调和，二人总算定下婚事，争吵却仍未停歇。

这两出戏都以夸张性的手法，通过男女双方的对白将戏剧矛盾推向极致，主人公的行为与戏剧场面的氛围却陡然走向开场时的反面。他们或以讨债始，以恋爱终，或以求婚始，却以吵架终，不过皆以大团圆结局。情感关系的逻辑反转生成了喜剧的诙谐与内在的张力，正是在这种极端的反转下，隐藏着契诃夫对其笔下人物嘲讽却又不失善意的目光。无疑，戏里的人物有其庸俗和粗鄙的一面。比如，斯米尔诺

夫初时厌女，后被波波娃吸引；波波娃开篇誓守寡，终接受新恋情；莫洛夫因土地执念忘求婚目的，娜塔莉亚强势却恨嫁。省话剧院演员崔岚展现出了波波娃的拧巴与躁动，既可笑又迷人。杨阿龙饰演的斯米尔诺夫则既粗鲁又张狂，但同样透着一股“憨气”，坦荡示爱显本能亦证爱情非理性。《求婚》中的地主莫洛夫对于土地的占有欲甚至让他忘记了身着华服的自己来到邻居家的目的，显得滑稽可笑。强势却恨嫁的娜塔莉亚，在演员刘佳喜感染十足的表演下变得可爱起来。而戏剧结尾娜塔莉亚和莫洛夫无止境的争吵似乎也暗合着婚姻关系中的疏离与冲突。

剧作家契诃夫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无疑借鉴了莫里哀式法国闹剧的写作，但在对传统喜剧的戏仿与解构过程中，也纳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荒诞、庸俗与滑稽的领悟，这是其幽默中惯有的严肃，但他看待角色的目光底色仍是温和而非批判。演员们的表演也符合喜剧的夸张特色，湘话

适时地融入，使人物真切可感，因此舞台上的人们在观众眼里是可笑却可爱的，让人自然而然地忘却对他们进行道德或性情的评判。

正是一派热闹、诙谐且明快的舞台氛围里，观众们能从这一群19世纪末的俄国人身上升想到自己人生中的笑声与泪痕，从他们滑稽荒诞的情境里捕捉到真实生活的朴实质地，这正是戏剧现场的感染与共振。《蠢货·求婚》剧本的经典性在于，它们不仅超越了闹剧，还赋予了喜剧一种隽永的格调。这种隽永在舞台上则由阅读者营造，演出的开端、串场和结尾，舞台上都有一位阅读者朗读契诃夫散文、小说、书信中关于爱情、人生的文字片段，既承担串联的作用，也给剧场带来独属于契诃夫的严肃与雅致。演出最后，六名演员和阅读者一起，在笑声的余韵里品读着契诃夫笔下那些灵光智慧的句子，引领着观众将思绪展到更深远处。

（本栏目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上场！为梦想奔跑

肖舞



10月10日晚，在湘超联赛第五轮比赛中，长沙球迷为主队摇旗呐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如果说“上场”为整首歌词“一针见血”地奠定了底色，注入主动与拼搏、担当与荣耀的精神，具有切题之美；那么，长沙元素与湖湘风情就为这首歌词调和了成色，绿色赛场与红色文化交织，注入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和行为特质，彰显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不服输”的血

浪”，展现包括长沙人在内的湖南人的胆气与豪气甚至霸气，使歌词更具归属感和文化厚度。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歌词《上场》中触觉、视觉、空间上的意象体系不仅构成一幅多维度的图画，更充盈着浓郁的诗性色彩。譬如“绿色巨浪”，既指代身穿绿色球衣的球队，也象征着潇湘大地掀起的足球热潮和青春风暴，可谓一语双关。又如“为梦想披上霓裳”“用弧线划破穹苍”“绿茵场上写下青春诗行”等词句，诗意葱茏，情采缤纷。同时，歌词注重押韵统一，朗朗上口。

一首歌词倘若只有漫长的叙事与情感的抒发，而没有一两句高度凝练而生动传神的哲思性语言即所谓的“词眼”，就等于炒菜忘记了放盐、缺乏解开全篇核心思想的密钥。歌词《上场》中分别在第二、三个“上场”后的“拼搏是永不褪色的勋章”“用奔跑丈量生命宽广”两句话，直接深化与升华了歌词的核心主题，既礼赞竞技体育的汗水、力量与坚韧，又强调过程胜于结果，将球队战歌升华为写给为梦想奔跑的人的赞歌。

歌词《上场》是一首采用切性之美铺底色、血性之美调成色、诗性之美塑特色、哲性之美缀亮色的佳作，希望这首队歌能助力长沙队成为湘超中那颗耀眼的星。

影视观察

三国星空 英雄凌云

张觅

《三国的星空》为易中天教授编剧和监制的动画电影。易中天教授多年前在《百家讲坛》讲三国，妙语连珠，极受欢迎。因此，国庆档上映的这部《三国的星空》，就成了我近期最期待的电影。看完影片便会发现，这部作品没有沉溺于传统三国故事的窠臼，而是以动画独有的艺术语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读懂三国英雄的新窗口。

电影着力于塑造曹操、袁绍、刘协三个人物形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处理得很有张力，叙事流畅且节奏明快，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改编。尤其曹操是作为正面的英雄形象来打造的，跳出了因《三国演义》而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奸雄”形象。

电影并非给曹操强加光环，而是强化了优点。曹操的确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年轻的曹操一心想效忠大汉，匡扶汉室，喊出“诸君北面，我独西向！”堪称胸怀天下、雄心勃勃的逆行者。他听取谋士建议、积极推行屯田，以军民结合的方式恢复农业生产，为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许攸来降时他激动得光脚来迎；他胸怀阔大，将手下将士与袁绍私底下来往的书信付之一炬，既往不咎……这些在电影里都有具体体现。不过对于曹操的多疑、奸诈等性格，电影则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弱化，以凸显曹操的理想主义光辉。

袁绍是四世三公的贵公子，电影突出了他傲娇霸气、运筹帷幄的一面，即使最后兵败面对曹操，他也从容不迫、不失风度。最后袁绍的退场，电影也处理得颇为体面，设计了浪漫化的“流星穿身”情节。电影并未将他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而是乱世之中的一个有人格魅力、值得尊重的英雄。小皇帝刘协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懦弱窝囊、战战兢兢的傀儡，在以往的影视剧中也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这部电影对他着重塑造，突出了他仁德机变且有担当的一面。他背着官人偷偷看书；他虽只能决定后宫小事却决定不为难下人；他心忧民生以身受鞭向上苍祈雨；他怀疑曹操却坦诚相待……这使得刘协这个人物相对以往来说分外鲜明而饱满。

电影之中，穿插着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诗意盎然。“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他求贤才的心声；“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他生命意识的体现。最后一幕，在寰宇之中，悬崖之上，沧海之前，曹操独自一人凭海临风，睥睨天下，吟诵《观沧海》一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凌云志与英雄气顷刻之间涵盖整个天地，曹操豪迈的气概与博大的胸怀在此被具象化了。

电影多处用了象征与隐喻的手法。曹操和袁绍原是童年好友，曾一起去偷香炉。被发现后，曹操跳上墙去，要把袁绍拉出去，然而袁绍一只手紧紧地拿着香炉，劝说未果，曹操只好放声大叫，引得袁绍扔掉香炉、得以跳墙而逃。电影的开篇和结尾，都呼应了这一情节，象征着两人的思维方法与作战方式的迥异。老人与小孩夜观星象，串联起剧情，并暗含“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掌故风味。曹操的狗“麦子”也隐喻着他匡扶汉室的初心，初心已死，君臣离心，曹操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可圈可点，视觉效果令人震撼。人物面目肌理几乎清晰可见，官渡之战的场面更是宏大壮阔。镜头语言也比较多样化，远景、近景与特写快速切换，使得观众在感受整个战争场面时，也不忽略微观细节，有身临其境之感，压迫感十足。

历史细节的考究则体现了创作的诚意。影片不仅还原了《后汉书》记载的官渡之战时的日食场景，让历史事件有了视觉落点；服装与器物尽可能地还原汉代风貌，令人赏心悦目。电影中有一幕是袁绍邀曹操宴饮，镜头便仔细展示了所呈上的饕炙、鱼脍等精美食物和漆耳杯、铜鉴缶等精致器皿。电影片尾还致谢了多家文博机构，可见其用心。

当然电影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说除曹操、袁绍、刘协三位核心人物之外，其他角色着墨不多，并未形成丰富的群像呈现。荀彧、董承、许攸、张郃、高览等虽有出场，但都趋向简单化和脸谱化，董卓、吕布更是活在台词里。曹操的形象过于高光，几乎掩盖了其他角色的光芒，“众星璀璨”的感觉稍弱，反倒有“三国的骄阳”之嫌。电影重“情”轻“谋”，政治权谋与政治博弈出现较少，使得故事的历史厚重感稍打折扣，而“谋”其实是三国的灵魂。但即便有这些遗憾，《三国的星空》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三国的星空》海报。